

王炳照先生的教育学术人生

王凌皓 刘苏阅

摘要：王炳照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史学家，其学术生涯展现出的教育家精神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坚守及对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赓续，体现为“扎根中国大地做学术”的坚定信念与具体实践。王炳照继承了先辈教育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优良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发展，主持编撰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著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史研究人才，为我国教育史研究事业的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王炳照的教育学术人生生动诠释了其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与时俱进、知行合一的红色教育史学家精神。

关键词：王炳照；教育家精神；教育史研究；教育学术人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024(2025)06-0141-09

王炳照（1934—2009）是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重点学科教育史学科学术带头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史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继承老一辈教育史学家的学术风范，致力于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发展，汇聚力量编撰一系列标志性学术著作，持续引领教育史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史研究事业的重建与振兴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他悉心指导青年学者，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教育史研究人才，使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命脉在代际传承中历久弥新。顾明远先生评价他是“中国教育史学界承上启下的人物”^①。回顾王炳照的教育学术人生，探讨其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总结其在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育史学科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一、王炳照教育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

王炳照先生的教育学术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悉心培养下，在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日益丰富，实现了理论深度、实践品格和文化传承三者的统一。

（一）求学阶段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为立身从教打下坚实文化基础

王炳照先生的学术成长历程始于半私塾启蒙教育，历经大学本科至研究生阶段，深受中华优秀

作者简介：王凌皓，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24）；刘苏阅，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24）。

^① 顾明远，绿叶集：顾明远教育随笔（三）[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218.

传统文化的浸润滋养。

1934年,王炳照出生于河北景县,7岁入读半私塾性质小学,修习传统课程。1957年,23岁的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开启长达八年的系统学术研习。本科期间,他广泛涉猎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等领域,并对“教育史文选”课程情有独钟,他后来回忆说:“这大概也和我后来选择教育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有很大关系。”^①另外,他旁听了汉语言文学和历史文献学的基础课程,如“文字音韵与训诂”“前秦文学选读”“历史文献学导论”等,以及去北京大学听了冯友兰所作的关于孔子思想的学术报告。王炳照晚年自述其在研究生班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在图书馆手抄了《古今图书集成》《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典籍,以及各类书院志、蒙学读物、小说笔记和地方史志等。这一经历令他感触深刻、收获颇丰。同时,他十分注重实地考察,曾赴北京国子监探访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将文献研读与实地考察紧密结合,逐步夯实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在学术气息浓郁的环境中,王炳照受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的诸多前辈大家:邱椿为人洒脱不羁,为文独树一帜,不囿师门之见,深研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古代先贤的教育思想;邵鹤亭主讲先秦教育史,尤为钦慕孟子的“大丈夫”气概;瞿菊农讲授宋元明清至鸦片战争前的教育史,在讲授宋明理学部分时,常援引柏拉图原著《理想国》,以流利英文大段诵读,令诸生顿生时空交融之感;毛礼锐主讲秦汉至隋唐的教育史,其授课风格朴实无华,治学态度严谨求实;陈景磐专研近代教育史,其精神矍铄、襟怀坦荡,举手投足间尽显长者风范;陈元晖则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课堂上挥洒自如、纵横捭阖。面对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享有盛誉的先生们,王炳照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我们绝对是毕恭毕敬,一丝都不敢含糊,出入都持很恭敬的‘弟子礼’”^②。早期求学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体悟,构成了其教育学术思想的重要源流,也决定了他后来的研究志趣和发展方向。

(二) 在成长发展中沐浴党的阳光雨露,坚定以“对党和国家负责”为职志,终生许身教圃

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王炳照是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自述道,“有了新中国,才有我的全新生活”^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旧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造,着手建设新的教育制度,确立了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要向广大工农开门、大力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方针,以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量人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众多农民家庭的子女获得了踏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接受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知识教育。谈及此番变革,王炳照说:“在旧中国,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孩子来讲,没有钱而能进一步读书绝对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求学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缩影,是各级政府严格贯彻‘教育向工农大众开门’方针的受益者。”^④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各大高等院校开始“大办工厂”“大办学校”,将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旨在培养学生成为既掌握理论知识又能亲身参与生产实践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对此,王炳照说:“每天工地劳动下来都是灰头土脸,但是大家情绪很高,有着一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主人翁精神和自豪感。”^⑤1963年10月至1965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北京近郊的扫盲运动,白天投身义务劳动,晚上教周边农民识字,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每次运动和劳动锻炼视为“经验积

^{①②③④⑤} 王炳照.王炳照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6,93,39,21,65.

累、品性历练的机会”“干得像模像样，有滋有味”。^①。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思想，明确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王炳照曾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每天都很忙碌，很充实，主持过一些课题，担任过一些社会兼职，作过两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教育组）成员，主编了几个大部头的通史和资料汇编、几本学术刊物，就一些教育问题发表过一点自己的看法。”^②寥寥几句自谦之语让我们感受到他积极乐观的红色学人精神风貌，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他始终将潜心治学、从教报国视为毕生的追求。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将其作为研究教育问题的科学方法论

王炳照是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家，在他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研究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化的最高最科学的方法论”^③。

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本科阶段已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这段学习经历成为他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在研究班时期，导师邵鹤亭先生强调以哲学视角审视历史人物，对于王炳照来说，这一方法“改变了我们认识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自此，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他从事教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

面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传统文化热”，王炳照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陷入盲目否定或过度崇拜的极端，表现为“冷热病”问题。为克服这种弊端，他主张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既要在“批判”中“温故”，在“温故”中“知新”，避免“食古不化”，又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对完善现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从而在“传统文化热”中保持理性与清醒。他强调应当以辩证的态度看待教育改革与教育史研究中的问题，因此在处理传统教育与现代化问题时，必须坚持两点论，以历史、发展和现代化的视角审视、筛选、充实中国传统教育遗产。王炳照的相关著述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他始终将辩证唯物史观作为分析中国教育历史的指导思想，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客观审视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准确把握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提供了系统化的范本。他始终坚持“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古代思想家那样，善于剥取其‘合理的内核’，摘取其中的‘真理的颗粒’”^④，用“中国道理”讲“中国理论”。

（四）积极投身教育实践，持续表达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邃思考

王炳照的教育学术思想亦源于其长期的教育实践探索，是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孕育成熟，发展丰富的。

1976年至1993年，是王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发展期，在此期间他积累了许多重要学术成果。他先后从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教育史研究》等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他深度参与稿件遴选、栏目策划、专题组织，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组织与管理经验，为其后续开展系统的教育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其间，他策划并参与了多部重要学术著作的编纂工作，如《简明中国教育史》、《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中国教育家评传》（3卷本）及《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卷本）等。除此之外，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①④ 王炳照. 王炳照口述史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3，98.

② 王炳照. 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J]. 教育学报，2010（6）：8.

③ 王炳照. 二重性·两点论·双重任务：略论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化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11.

⑤ 王炳照. 试论孔子教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93.

版)》的编辑期间,王炳照“始终没有放弃所学专业,一直在教育系兼课,协助老先生搞科研,带研究生,并自己主持科研项目,招收研究生”^①。

1993年后,王炳照重返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这是他教育家精神日益醇厚、臻于完善、广泛传播的黄金时期,也是他以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满腔热情,为中国教育学的繁荣与发展忙碌与奉献的时期。在此阶段,他兼具了多重学术职务,深度参与全国教育史研究规划、学科建设及科研创新等工作。具体而言,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的学术委员、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和顾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学科组组长等。同时,他不断整合学界资源,为教育史研究持续创新创造了重要条件;他积极参与各类教育史学术活动,与海内外学者交流切磋、共谋学术发展大计。在重大项目的引领下,王炳照依托学术交流平台,持续聚集学界智慧,参与编著了有关中国教育通史、专题史、地方史及校史的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任教期间,王炳照先后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传统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等课程。尽管年事已高且身患疾病,但是他依然“坚持将学术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延展学术研究”^②。“我喜欢上课,喜欢和年轻学生在一起,我马上就75岁了,多年来,不管科研任务多么繁重,我一直坚持每学年给本科生上一门课。”^③王炳照在40余年的教育史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不断传达着对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的独到见解和不懈追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走上教育研究的学术殿堂。

二、王炳照在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

作为新中国教育史学界的杰出学者,王炳照多年来深耕教育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集聚研究力量、出版学术著作、扩展研究领域、组织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人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 明确教育史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形成独具特色的教育史学科建设思想

明确学科的基本问题,是对学科存在意义的根本性阐释,它关乎学科的发展动力、创新潜能及社会效应。王炳照将研究目光聚焦于教育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对教育史学科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作出了根本性阐释。

王炳照明确将教育史学科视作教育学的基础学科。这一论断建立在他对教育学的整体把握之上。在他看来,“教育学大体上归属于社会科学,但与人的活动关系更加密切,具有强烈的人文属性,因此常称之为人文社会科学”^④。作为基础学科,教育史主要发挥两方面功能:其一,为所有的教育学分支学科提供基础;其二,为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提供历史素养。当教育史研究真正回归其学术本位时,学科发展将呈现自主生长的良性状态。研究者无须因现实功利性评价而动摇学术信念,“其实搞教育工作的人,不管是理论工作还是实际工作,都是需要教育史基础的,这样就够了”^⑤。

在肯定教育史作为基础学科的同时,王炳照深刻阐述了教育史与现实教育之间的联系及其所蕴含的实践性。“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关注现实,有造诣的史学家都有强烈的现实感,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原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⑥基于此,王炳照强调教育史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的教育改革,教育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不能局限于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而是要通过深入把握历

^{①②③⑥} 王炳照. 王炳照口述史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80, 271, 268, 137.

^④ 王炳照. 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意识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 23.

^⑤ 王炳照.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自序 25.

史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从而为现实教育改革提供有意义的启发。正如有学者所言,“对实用性的追求在当今已经成为中外教育史发展的一个自觉方向”^①。

为有效推进教育史研究,强化该领域的历史意识,王炳照提出教育史研究的三大着力点。一是确立正确的历史观,“既要强调建立科学历史观的重要性,也要避免将一些简单的结论作为建立历史观的依据”^②。二是明晰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他指出,“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一个整体,研究教育发展史通常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两个角度入手”^③,这是学术界对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两分法的经典表述。^④三是掌握主要的史学研究方法。方法的产生、应用要根植于特定的学科理论或背景,不同理论流派与学科在构建方法时,其初衷各异。王炳照指出,“方法的采用决定于研究对象和依据的材料”,而“历史研究的依据是事实、史料”,因此“文献法或文献分析法,常常成为史学主要的、特有的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包括目录版本学的方法、辨伪校勘以及训诂考据的方法”。^⑤

在深刻阐释、厘清教育史学科的性质、结构、基础与功能的基础上,王炳照进一步指出,教育史研究的深化需要回归教育学科的元问题域,即通过加强教育史学与教育学的双重研究,重构中国教育知识生产的逻辑起点。具体而言,教育史学是对教育史研究进行研究,旨在提升研究活动的学理性层次,使教育史研究更具“学”的味道;教育学史则注重对教育学理论传统的历史梳理,进而为学科发展提供谱系学支撑。“这两门学科共同完善着教育学科,为教育学向着理论与事实的结合方向发展,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与积极的影响,增加了教育学研究的历史意识与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层次。”^⑥王炳照历经多年的学术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教育史学科观,提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进一步解决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论等问题。

(二) 整合多方研究力量,组织编写中国教育史学术著作,持续形成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王炳照在教育史研究领域的贡献,突出表现为产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炳照就与陈元晖、尹德新合作完成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后协助毛礼锐先生完成《中国教育史简编》,领衔编写《简明中国教育史》,担任《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及《中国教育家评传》(3卷本)的统稿定稿工作。《中国教育通史》充分展现了教育史的“专史”特色,为学习者全面了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全貌、准确把握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总体特征提供了重要参考,该著是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

王炳照对教育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体现在集结学界多方研究力量,组织编写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中国教育史学术著作。其中,规模最巨、影响力最大的是《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卷本)与《中国教育制度通史》(8卷本)。1989年5月,王炳照应邀主持《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卷本)的编纂工作,经过5年卓有成效的协同努力,1994年6月,《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著系统梳理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教育思想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脉络,全面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总结了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使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95年,山东教育出版社邀请王炳照主持编写《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强调在重新审视中国教育制度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不仅要梳理其形成、发展和变化

① 李娟,刘立德.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几个问题的探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3):6.

②⑤⑥ 王炳照.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25,26,27.

③ 王炳照.王炳照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39.

④ 施克灿.王炳照教育史学思想及其对教育史学科的贡献[J].山东高等教育,2016(9):90.

的脉络,还要探讨教育制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本质特性,及其与现实教育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2000年7月,《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正式出版。《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与《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的相继问世,确立和呈现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总体面貌、知识谱系和话语方式,标志着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具有继往开来的基础性、启迪性、突破性意义。其后,他组织编写的其他学术著作也陆续出版。

(三) 开拓前沿领域,深化专题史研究,有力推动教育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教育专题史的研究史是中国教育史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化的重要标志。”^①王炳照在孔子研究、先秦教育思想、书院文化、新中国教育史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取得了显著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史研究领域以重新评价孔子教育思想为拨乱反正的重要突破口。对孔子的研究是“捍卫学科自治”的必然要求,是关乎时代脉搏、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1980年4月,王炳照发表了其学术生涯中的首篇学术论文《论“学而优则仕”》,并大胆论证孔子所提的“学而优则仕”实则倡导的是“任人唯贤”,这一观点不仅有力纠正了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误解,而且为改革开放培养“又红又专”人才提供了历史依据。此后,王炳照围绕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展开深入探索,先后撰写了《试谈孔子教育思想的阶级属性》《试论孔子教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等学术论文,为孔子教育思想的正本清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王炳照在研究过程中非常注重系统挖掘被忽视的重要教育资源。1980年,在陈元晖先生指导下,他开始深入研究《吕氏春秋》中的教育思想,研究成果在《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中呈现出来。在该卷的“前言”中,他特别提到补充《吕氏春秋》的教育思想“为研究秦汉之后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变化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②。1994年,他在《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强调《吕氏春秋》“展示了各家学说相互批判又相互吸收的轨迹,反映了各家学说逐步融合的趋势,使后人得以窥见前秦诸子学术文化、教育思想演进的某些线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③。这一开创性成果使《吕氏春秋》的教育思想成为后续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书院研究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研究我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教育遗产,不能忽视对书院制度的研究”^④。王炳照与陈元晖、尹德新合著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系统梳理了我国历代书院的兴衰历程,总结书院课程教学及教育管理的主要特征。1994年,他与李国钧、李才栋合作主编《中国书院史》,1998年独立撰写《中国古代书院》。此外,他还发表了《书院教学的革新精神》《书院精神的传承与创新》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为后续的书院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炳照深刻认识到,新中国教育史蕴含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世纪90年代,王炳照参与由何东昌任项目总负责人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历史传统与基础”这一子课题,还担任总课题组的学术顾问。^⑤课题组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王炳照担任其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的主编之一。

基于对新中国60年教育发展的深入研究,2004年,王炳照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公选课。该课程以历史脉络为主线,将新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议题整合为若干专

① 王炳照.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27.

②③⑤ 王炳照.王炳照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96,196,261.

④ 陈元晖,王炳照.书院制度简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5):65.

题,结合历史背景分析教育实践,引导学生思考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2008年10月,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编纂工作研讨班”上,王炳照应邀作《新中国教育发展的若干问题》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历史分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方针的确立等问题,提出了“教育应该为政治服务,政治也要为教育服务;教育要为经济服务,经济也要为教育服务”^①的鲜明学术观点,强调只有建立这种双向互动关系,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

(四) 兼任学术团体职务,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组织开展学术研讨活动

王炳照先生长期致力于推动教育学术组织建设,精心规划学术交流活动,并主持编辑教育史领域专业期刊,为教育史领域的合作交流搭建了重要学术平台。

1979年12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后相继改为教育史专业委员会、教育史分会)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从此教育史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有了全国性的交流学术思想的组织平台”^②。1996年12月,第五届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广西召开,汇聚了全国百余名参会代表,大会围绕“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育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期间,通过各会员单位推荐产生了新一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孙培青教授担任理事长,王炳照任副理事长。2004年11月,第八届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年会在武夷山召开,学会换届之际,王炳照婉拒理事长提名,并请辞副理事长职务,承诺将以“教育史研究老兵”的身份,持续关注和支持教育史分会的发展。先生不负此言,始终支持教育史分会的发展,关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在深化教育史学术研究、加强学术交流,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 根据学科特点奖掖后学,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与教学科研队伍建设的优化密不可分。王炳照秉持“诲人不倦”的精神,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

在数十载的执教历程中,王炳照深刻体悟到,面对不同阶段的学子,教育者必须具备长远的眼光,并在细节上付出不懈的努力。对于本科阶段的学生,王炳照认为教育者“必须了解青年人在想什么,在关注什么”^③,以便上课时有的放矢。在培养研究生时,王炳照始终如一地坚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学生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基于此,他在教学中采取了“教师教授为主、学生课堂讨论为辅”的方法,依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组建多个专题兴趣小组,如科举专题、书院专题、教育改革专题等,并悉心指导学生完成课程作业。在学术指导过程中,他鼓励和支持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主选择研究方向,与学生共同查阅文献,细致推敲论文框架,耐心传授研究方法,授人以渔,奖掖后学,实现教学相长。

王炳照特别注重教育史工作者的学术品格与精神境界的塑造。他以实际行动践行其坚守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他虚怀若谷、不骄不躁;他率先垂范,淡泊名利;他待人谦和,童叟无欺;他面对荣辱得失,泰然自若;他坦言自己深耕教育史研究多年,虽知艰难,却无怨无悔,勇毅前行;他思想领先、开拓创新,其学术人生足以为人楷模。

王炳照以其渊博的学识、无私奉献的精神教诲后辈学者。自1990年起,王炳照先后指导了多届博士研究生,其中很多人已为教育战线的业务骨干。2009年,王炳照获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这份殊荣不仅是对其个人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其多年来教书育人工作的充分肯定。

^① 王炳照.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630.

^② 孙杰.新中国教育史学七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19(8):47.

^③ 王炳照.王炳照口述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69.

三、王炳照的学术品格和精神特质

王炳照的教育学术生涯诠释了他作为新中国杰出教育史学家的精神品格,为教育史学人的成长发展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种品格和精神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善于汲取古今中外的教育智慧经验,专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史学理论体系

王炳照努力从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坚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断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史学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史研究发展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教育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如何批判性借鉴西方教育史研究经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转化为本土化的教育史学方法论,如何确立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关照的研究对象,以回应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需求。王炳照在肯定和发扬 20 世纪 50—60 年代教育史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些问题虚心向老一代教育史学家学习请教,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投身教育史研究,为我国教育史研究事业的发展筑牢了根基、确立了格局。

20 世纪 90 年代,面对老一辈教育史学家相继离世的学术断层危机,王炳照以传承为己任,继往开来,不吝半生所学,携手新一代教育史工作者,对教育史的研究方向、领域及课题选取等进行深入探索、深耕细作,致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原创理论,在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教育制度史研究及其他专题研究中求真求实,成效显著。

(二) 与时俱进,关注国家发展重大需求,致力于符合时代精神的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本土化发展

“我一直认为,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总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教育史研究也是如此……”^①对时代的反思及对中国教育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观照构成了王炳照的教育学术思想和教育学术人生的全部意义。

近代中国社会面临“大厦之将倾”的危机之际,传统教化与西方教育激烈交锋,本土经验与外来模式相互博弈。王炳照洞悉了这种变化,指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和发展正是源于回应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历史困境的迫切需求。因此,“系统地梳理和认真地总结中国教育的历史遗产,成为回应中西教育冲突和矛盾的关注热点,也成为激发和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动力”^②。王炳照始终坚持中国教育史学者必须“述中国教育之兴衰得失”,以“寻求中国教育的中兴之道”的人生理念设教立学,心系天下国家,这一精神理念体现在他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王炳照投身于教育史学科的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工作。他强调在继承教育历史文化遗产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注重对其本质的把握,挖掘精髓。他强调“研究中国教育史的目的和任务在于弄清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观察、思考、解决现实教育问题和未来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③。他又主张不能把历史看成工具,反对随意裁剪历史用以解释现实问题,强调“不能牵强附会,要十分自然,做到‘意在其中’”^④。面对教育史学科在世纪之交的发展困境,他呼吁要勇于打破学科壁垒,摒弃过去“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局限,强调加强同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⑤既立足中国现实,又置身于全球文化交融的宏大背景中。

^{①⑤} 王炳照. 王炳照口述史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70, 228.

^{②③④} 王炳照. 寻找把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47, 28, 51.

（三）无私奉献，在躬履实践中探求真知，彰显新中国教育史学人的精神风范

王炳照生于民族危难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他获得成长发展的最佳时机，伴随着国家的繁荣兴盛，其思想学术逐渐成熟。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具有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情感，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都贡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贡献给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贡献给了教育史学科。情感牵引行动，理想决定人生，王炳照以其实际行动践行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教育史学科的无私奉献。

作为“第四代”教育史学人的代表^①，王炳照一生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新中国 60 年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其中包含着忆旧的温馨，峥嵘岁月的坎坷，包含着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思想解放后的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激动，还有对学科将来发展的展望”^②。王炳照曾说，“我的读书机会、第二次生命都是国家给予的，我愿意将我的毕生精力奉献给国家、党”^③。他的话语饱含深情，真挚动人，彰显了一位老党员、老教育家的坚定信仰与无私奉献的精神。

王炳照先生曾这样抒发自己的教育追求，“像陈元晖先生多年执着探索哲学、心理学那样，是为了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而我们研究教育史，同样也是找寻那朵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④。王炳照先生的一生，既是对老一辈教育史学家学术事业与治学精神的赓续传承的一生，也是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一生，更是为建设中国特色教育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作出不朽贡献的一生。王炳照先生以其独特的学术风范、卓越的治学品格和崇高的教育家精神，在新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上刻下了不朽的烙印。斯人已逝，但其身上流淌的求真精神和育人智慧，将持续滋养中国的教育学术园地，并在代代教育学人的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

（责任编辑 汤浩泽）

Wang Bingzhao's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Life

Wang Linghao, Liu Suyue

Abstract: Wang Bingzhao is a famous scholar on educational history in China.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shown in his academic career stems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ersistence of Marxist soul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is embodied in his firm belief and concrete practice of “making academic contribution with root in China”. Wang inherits the academic thought and excellent style of study from predecessors,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history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presides over the compilation of a series of important academic works and cultivates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researchers, 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history in China. His academic life vividly explains his spirit as an educational historian which is to learn from ancient times to modern, keep pace with the time and integrate knowledge with practice.

Key words: Wang Bingzhao;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history; educational scholar

① 叶澜.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学卷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2.

②③ 王炳照. 王炳照口述史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6，43.

④ 王炳照. 寻找将教育学托上天空的彩云 [J]. 教育学报，2010（6）：10.